

(下)評批化文西東

東
方
新
說
二
十
週
年
紀
念
刊
物

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

章行嚴著

愚久欲爲東方雜誌作一文，顧牽於人事，卒不就。前月游日本東京，習靜之餘，頗思執筆將歐洲最近之思潮，略略介紹。正構思間，而吾國留東諸君所組織之神州學會，約愚講演。愚既以斯旨出席言之，復刺取所言大略，陳述於此。形式仍取演說體裁，一以存真，一以說理文字，務求淺顯。並欲以此質之論壇諸家，視此種通俗文字，應否提倡也。此演稿，神州學會另有記錄，與此詳略互有出入；愚曾閱過，以爲不妨並存。

作者識

愚學問毫無系統，當不起『講學』兩字。記得數年前蔡子民先生與友人一信，謂——

彼在德國所治學問，猶之滿屋散錢，不過從中摸得幾個，尋不著串子穿起來。此說在蔡先生是謙恭，但是形容一知半解的狀態極像；愚讀書時，不斷的有此感覺。今日承諸君盛意，要略略講些學問上的話，不知從何處講起才好。不過按照中國現在學術上的情形，愚又有一兩分勇氣。何也？人言中國貧乏，大抵指民窮財盡而言。愚以為中國第一貧乏，莫如智識。近十餘年來，歐洲兩大學者：一為德國倭鏗，一為法國柏格森。其理想風靡一世，地球上殆無一角無其學說。即如日本，關於此兩學者之譯本及解說批評諸著述，不下數十種；大概中學生徒，已無不知有創造進化，精神生活，諸名義。而吾國則頑然無所知，不僅書籍無一本，雜誌論文無一篇，即聚會言談之中，亦絕少聽見有人談及；在上等有知識一部分人之中，所謂倭鏗，所謂柏格森，其名字曾否吹入耳裏？尚為疑問。知識上毫無基礎，一至於此，則講學一事，甚為緊要。此種講學，並不是有何名師大儒，傳授心得，不過對於尚未得有此項知識者，盡盡介紹的責任；對於已經得有此項知識者，盡盡切實的責任而已。擔負此

種責任，彷彿在學堂中，立於領班生的地位。愚以為我們在海外留學者，若不肯做這個領班生，中國的知識，將永遠貧乏。知識永遠貧乏，國家即從根本上不能救濟；所有別種救國的手段，都是皮毛，決不中用。愚因為看到此處，不僅今日在此，願與諸君交換意見，並願諸君時常開設此種講學會，輪流出來當領班生，將自己最近所學所見，可以供獻他人者講講。此事看來雖小，將來之影響必甚大也。

愚今天想把哲學上最近思潮，略為說說，歸結到吾人對於此種思潮，應有何種覺悟。此種大題目，決不是愚所能講的，亦不是短時間所能講得清楚的，不過如剛纔所說，做個講演的雛形，開開風氣罷了；其中有講錯的，還請諸君指教。

人類自有思想以來，最初最顯而又最難解之問題，莫如宇宙。其間事事物物，生成變化，究竟誰是主宰？孰是真？孰是假？當西曆紀元前五六百年，此種問題，尤為希臘學者所研究。其中有一大家名曰赫拉麗達（Heraclitus），他說是萬物無常態，方生方滅，方滅方生，終久是一個流動不定。此種流動，就是萬物的真相。譬如河流，

吾人就而濯足，以是抽出而再入之，則其水已非前入之水；因為河流滔滔，其水新陳替換。由此推想，天地間萬象都是流動，惟其流動，所以生存。換而言之，流動即生存，生存即流動；是故凡物無有固定之相。一物謂之為甲可也，謂之為非甲亦無不可。其實萬物流動之說，當時不僅希臘有之；中國思想發達，比希臘更早，代表中國根本思想者，莫如易經。所謂『易』者，即變易之謂也。有曰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乃謂天道在流動，君子取以為則，宜自強不息。本來歐洲學問，不必拿中國學問去傳會；而此流動之說，究竟所合的程度如何？還要着實研究。不過這一說為中外哲學上之一共同大問題，必然不錯。赫拉麗達流動之說既立，有一派出而反對，謂之葉里亞派（Eleia）。葉里亞是個地名，因為這一派的魁傑，大抵從葉里亞出，故以此名。他說流動不過萬物之假相，決非真相，天下之物本皆不動，流動之說，不能成立。所謂動者，是許多狀態相續之假名，實則靜也。何也？若是把動的距離，一段一段，剖而分之；物由甲點以至乙點，不能無止；由乙點以至丙點，亦不能無止；由是遞推，

點點相承，點點都是靜。世俗所謂動，不過是許多靜的積體；積靜果如何能謂之動乎？（葉里亞派人爲此說，可惜他們沒有看見過活動寫真，活動寫真真是積靜爲動。）此兩說者，各有理由，各不相下。當是之時，在希臘大有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之勢。後經無窮風潮，葉里亞派之說制勝。其所以然，則此派種種說法在證明二惟一絕對不可分之理，爲天下之真宰，與歐洲一神之心理相合，所以大家維持這說，而赫拉麗達所謂萬物皆流，人皆排斥，以爲異端邪說。不特後二千餘年赫拉麗達的學說，忽然有人提倡起來。崇拜赫拉麗達，極力鼓吹其說者有兩家：一爲德國的黑格爾，一爲現今法國的柏格森（Bergson）。方纔所說，赫拉麗達的學說有兩要點：一曰『流動』，一曰『物爲甲亦爲非甲』。抱定前一點極力發揮者爲柏格森，抱定後一點極力發揮者爲黑格爾。黑格爾之意，以爲凡一思想成立，同時必有一反對的思想，隱然與之相抗，不能兩是，亦不能兩非。譬如紅薔薇在此，我說薔薇是紅的，看來不錯；但是薔薇是一具體之物，所包含者有形有香，不止紅色一種，單言

紅色，何能概括形之與香？並且紅是一共同抽象之詞，無施而不可以連於木，則曰紅木；以連於人，則曰紅人；以連於同類之花曰菊，則曰紅菊花；是故形式上薔薇是紅的，看來不錯，一面即含有薔薇不是紅的意味，說薔薇不是紅的，亦無不可；分明是一正面句子，實在是一負面句子，故凡物俱是俱非，一物謂之甲可，謂之乙亦無不可。此種理想，中國也是有的，公孫龍子所謂白馬非馬，可以互相證明；而尹文子好人，好牛，好馬，告子白人，白馬，白雪之說，亦可與紅薔薇之說相參證。黑格爾之意，在證明兩種反對思想，同時俱在，有時不能相是，亦不能相非。其實此種見解，康德已先有之。所謂『二律背反』之一名詞，即康德所定。如曰：『世界必有自始，亦必有範圍』；又曰：『世界不受時間空間之支配，無所自始，亦無範圍』；此誰是誰非，一時真莫能定。是故柳子厚封建論開口即說天地無初，或生人有初，彼均不得而知。諸如此類，謂之二律背反，必待第三思想出，融和而貫通之，始開思想之新方面。而此新思想一立，同時又有一正反對之思想存在。展轉推移，始終有賴融和貫通，思想

始有進步。討論黑格爾的學說，不是今日的事，不過取證黑氏祖述赫拉麗達之學說罷了。至柏格森之於流動之說，較赫拉麗達尤爲深闕。柏氏之言曰：『萬物皆由流動而生，若把流動一旦停止，萬物必然同時消滅；萬物既然消滅，則一切俱無，還有甚麼主宰？』所以許多哲學家，在變化之外，要尋一靜止不動實在的本體，實是大誤。』講到這點，是柏格森與黑格爾不同之處。黑格爾以爲萬物雖是流動變化，而流動變化，是萬物之現象，其中究有一個真體，是絕對的。柏氏以爲不然，萬物果有真體，流動卽其真體，何也？離去流動，卽無所謂萬物也；換而言之，流動者，卽創造世界之母也。是故流動之中，賦有創造力，決非由他種原因所生之結果，決非受外部激刺所生之動作。故流動者，乃由內部突向外面發生之程叙，完全由自而獨立，向創造的方面進行。是故凡吾人實際之活動，與理想之活動，皆時時變化；而每一變化，卽特別開一心境，純全爲一新感覺；並非沿襲舊感覺而來；節節相依，若串珠然；而別有一物號曰真體爲之繩也。質而言之，心者能動者也，不爲被動。彼實以本體

之創造力，變化不絕。所謂意志自由，必到此地步，方有真味。有以此自由爲疑者，說吾之意中，無論何時，必有許多動機；其性質及其範圍，大概有一定，而吾意要如何行動，必由此許多動機，彼此交戰，誰勝即往誰方面行。柏格森以爲不然，謂此種動機，決無一定的性質與其範圍。所謂性質範圍，時時隨吾心而變換。須知人心者，斷非種種欲望強者弱者紛然存在之積體，而聽其把吾人腔子，做一戰場，誰戰勝者，即負吾心而趨也。夫人心者，有其自行決定之能力，不爲他物所決定。其發展之程，叙如何，非可前知。天文家可以預告若干年內之日食，而此若干年內日食之情狀，不難於俄頃之內，一一了然於心。而人之行爲則不然，大抵吾人明日要做何事，非了處今日之生涯，到明日繼續活動，不可得知。譬如爲一文，或作一畫，其中心境發展，到何地步，初執筆時並無把握，所以不到終幅，其文其畫之價值如何，無從知之。何也？以其作品之所經過，完全爲一心靈活動之程，節節創造，不可捉摸也。柏格森認定人之本身，自有創造的能力，可以由此種創造力而進化，名曰創造進化。此

種進化論，與達爾文以來所講的不同。達爾文所講的，是物競天擇，是適者生存。所謂擇，所謂適，全爲四圍境遇所束縛，不能自主。柏格森以爲不然，謂吾人自有活動力（活的動力）自由創造，無所謂天擇。由柏氏之說以觀，吾人於生涯的前途，實有無窮發展的境地；而一切歸本於活動。講到此點，又聯想及於德國現今之大哲學家倭鏗（Fuckon）。倭鏗以爲哲學必以經驗爲起點，離經驗而言真理，無論其理如何真法，要與吾人無關係。吾人覺得有了解真理之必要，必須假定真理於人生有密切之關係，真理方有意味。吾人因欲滿足身心上種種之需要，非真理不可，方汲汲以求；於是第一疑問，吾人身心上之需要，究爲何種乎？夫需要者，缺乏之對也，必先知吾人缺乏何在，而後知需要何在。而吾人欲知缺乏何在，非實行至於何度莫由也。以學問言，必學然後知不足；以處世言，凡道德上的好教訓，總不能體認親切，必到立身行己，生出種種困難來，然後曉得格言的價值。所以倭鏗說：『真理是想不出來的，祇有去做，做得出來。』柏格森曾說：『譬如游泳，必去游泳，然後曉得』

游泳；一味去想，終身也不會曉得游泳是何物。』可見此種見解，柏格森與倭鏗全然相同。此與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，頗相符合。王陽明說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；人若會得此意，只說一個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說一個行，已自有知在。譬如稱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；並不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，便可稱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；知寒，必是自寒了，知飢，必是自飢了。知行如何分得開？此都是王陽明的話，與倭鏗的思想極相合。倭鏗學說中關於行的主義，號曰 *Aktivismus*。此種主義，無論體力上之活動，精神上之活動，都包括在內。倭鏗所謂精神生活，純是此種主義之表現。尤妙者，美國有一位大家曰詹美士（William James），關於此種主義，有許多與倭鏗不期而合；在消極方面，可謂全同。蓋以心的力量，從抽象的研究，解決真理問題，兩氏皆以為不可。兩氏之意，以為惟實行爲探求真理之關鍵，故同以此爲鼓吹之旗幟。倭鏗所標

Aktivismus 與詹美士所標 *Pragmatism* 兩語，都是實行的意思。但是倭鏗的

名義，偏於活動一方，詹美士的名義，偏於實際一方。倭鏗的名義，愚未查日本譯作何語；若詹美士的名義，曾見元良勇次郎即逕譯作『知行合一主義』，但普通譯『實際主義』者爲多。兩氏實行之意，消極方面之同者如此；但在積極方面，關於實行之動，因與其準則，亦有不盡同者。倭鏗之意，在先有獨立之精神活動，而後把這個標準，應用之於社會，將吾人生活的全部，一一試驗而改造之。詹美士之意，則在適應社會之情狀，及人類之需要，而定一標準，以改造世界及吾人之生活。此種不同之處，細論之頗不容易，現時祇要曉得兩氏相同之點罷了。由以上所說觀之，現時有三大哲家：一出德國，一出法國，一出美國，幾幾占領世界思潮之大半部。英國十九世紀中葉以前，雖迭出偉人，執思想界之牛耳；而今日極其沉寂，近十年來，除一二唯心派之學者而外，只見其介紹以上三家之學說，日不暇給而已。三家所鼓吹的學說，如柏格森之創造進化，倭鏗之精神生活，詹美士之知行合一，皆以積極行動爲其根本觀念。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訓即在此四字。大凡一學說能風靡全世

界，必非無因。何以此三家能有這種勢力？蓋歐美自來之思想，多半爲教義所束縛，凡聖經以外之理想，不敢多有；舉凡科學上之知識，總要解釋到使他合於教義。如前說的希臘之赫拉麗達及黑格爾諸說，受人排斥，卽是爲他有妨教義。在彼輩之意，以爲宇宙間事事物物，皆冥冥中自有主宰，一切都是安排已定，人類祇在安排好的圈套裏面，生活行動而已，不能由自己的意思，要如何便如何也。哲學上之名詞，有所謂『定命論』(Determinism)及『結局論』(Teleology)者，卽代表此類思想。定命論者，如譯名之字面，謂一切皆由神所前定；結局論者，則謂宇宙間早有一合理之結局，布置妥當。此皆於意志自由，有絕大的妨礙。自十九世紀科學大明之後，宗教上的迷信，自然打破許多；而又過猶不及，走入自然主義方面，不免矯枉過正。由達爾文物競天擇之說觀之，人類爲四圍境遇所支配，其能活動的餘地甚少。何以言之？自然主義以物質爲神聖，是人類亦不過爲物質之一種，物質但爲自然法所支配，人類自亦爲其所支配，則人者在宇宙之中，特如滄海之一粟耳，有之不

多，無之亦不少。所謂自然法者，鼓其洪爐而進。我輩小己，有何欲望，有何志願？蒼蒼者天，豈能俯首聽我。舉凡超乎宇宙之種種出世思想，非狂則愚；而人有所謂人格，將不能有是說。果如此也，人生究有何興味？是亦與禽獸相去不遠耳，有何高貴？由以上所說，教義與自然主義，俱不免爲歐洲思想界之障礙物；故柏格森與倭鏗出而破之，發生絕大影響。在兩氏之意，以爲人類之活動力，無論在物質界，在精神界，皆無制限；如有適當之標準，循之而趨，其所成就，決無何種有形或無形的力量，能來阻止。至於何者爲適當標準，倭鏗諸氏，本有各說，比較討論，其事甚難，非今日之時間所許。至於吾中國人之生活，應採何種標準，尤非愚無學識無經驗之人所能斷定。今日不過略略說明世界最近之思潮，在活動，在實行。而如柏格森之流動說，倭鏗、詹美士之由行得知說，皆與吾國之哲學思想相合。而吾國現今唯一不可救藥之現象，則在惰力太重，一切無從進行。日本與中國同在東洋，其所以比中國強，就是能行。至於知識，以言舊者，日本都是從中國來的；以言新者，中國比日本開通

得早科學思想，不要說明朝的徐光啓譯幾何原本，李之藻譯談天諸書，即上海製造局所譯各書，皆在日本之先；何以日本強而中國弱？其關鍵即在能行與不能行而已。中國不能行，雖知也不算知；日本能行，知即由是一步一步進，發達至於今日。日本深體得王陽明的教訓，無論物質上精神上，皆以行爲主；其人民之忠君愛國，勇於戰死，都是行的精神；即其切腹即其他自殺之事，雖在社會教育不可爲訓，而自精神上看來，亦是能行的好證。總之，日本能行，中國不能行，愚以爲是論斷兩國的鐵案。柏格森既能祖述赫拉麗達，爲歐洲思想界開一紀元；吾輩何以不能從周易變動及自強不息之理，中經周秦諸子，下至宋明諸儒，而歸結於王陽明，尋出一有系統的議論，以與柏倭詹三家之言，參合互證，將中國人的偷惰苟安的思想習慣，從頂門上下一大棒？從前歐洲思想之變遷，乃食文藝復興之賜；現在思想，仍略含有復古的臭味；吾國將來革新事業，創造新知，與修明古學，二者關聯極切，必當同時並舉。愚今日講演的意思，大概如此。

功利主義與學術

錢智修著

吾國自與西洋文明相觸接，其最佔勢力者，厥維功利主義 (Utilitarianism)。

功利主義之評判美惡，以適於實用與否爲標準；故國人於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，亦以適於實用與否爲棄取。四十年前，有富國強兵之說；富強之足尙，以其能禦外侮，打勝仗，致家給人足之效也；此功利主義之最淺顯者也。三十年前，有格致實學之說；格致實學之當講，以其能利器械，興工藝，獲物質文明之享受也；此亦不離功利主義之窠臼者也。二十年來，有民權自由之說，有立憲共和之說；民權之與自由，立憲之與共和，在歐美人爲之，或用以去其封建神權之舊制，或藉以實現人道正

義之理想，宜若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矣。而吾國人不然；其有取乎此者，亦以以盛強著稱於世之歐美人，嘗經過此階級，吾欲比隆歐美而享盛強之幸福，不可不步趨其軌轍耳。昔某文家譏法國革命，謂貧民以爲麵包將從空而下，未婚之女，以爲如意郎君將滿街皆是，國人多數讚頌革命之心理，毋乃類是。是亦由功利主義蛻變而出者也。而又以歸納法之不精，想像力之薄弱，故凡固有文明之與功利主義相妨者，則破壞之；外來文明之與功利主義無直接之影響者，亦唾棄之；卽功利主義之本身，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，亦以其與一己之私利一時之近利不相容，而不得不犧牲之。是故除功利主義無政治，其所謂政治，則一權利競爭之修羅場也；除功利主義無倫理，其所謂倫理，則一崇拜強權之勢利語也；除功利主義無學術，其所謂學術，則一高資厚祿之敲門磚也；蓋此時之社會，於一切文化制度，已看穿後壁，祇赤條條地剩一個穿衣喫飯之目的而已。夫以功利主義之流弊，而至舉國之人，羣以穿衣喫飯爲唯一目的，殆亦非邊沁（Bentham）約翰穆勒（John